

一本字典引发的惊天案

唐银生

《字贯》，清代王锡侯编纂的一部字典。王锡侯是新昌县(今宜丰县)棠浦镇沐溪村人,是个典型的乡下读书人。这本普通的工具书,怎能引发轰动全国的大案,而且还是发生在江西的最大文字狱冤案呢?要厘清这个问题,史志《盐乘》《宜丰县志》《江西通志》和新近出版的《王锡侯与〈字贯〉案》等志书资料中都有答案。

王锡侯,字韩伯,号滨州,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出生于沐溪村西滨自然村。西滨和沐溪是相隔三四百米的两个王姓村落,在棠浦镇之南两公里处。村子处棠浦河与猫儿江两河交汇点,四周农田肥沃,是棠浦的鱼米之乡。王锡侯的祖上世代在此耕作繁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到了王锡侯这一辈,境况有所改变。王锡侯是个聪慧的孩子,五岁跟着大哥王景清读书。他对读书非常上心,时常将祖辈的私藏书籍“偷”出来,就着油灯苦读,乐此不疲。他八岁通训诂,十二岁学写八股文,十六岁又拜了邻村族兄王仲吉为师。两年后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祠堂一间小屋里,一边读书,一边研究文字,做学问。为了不被打扰,他要家人将一日三餐从门缝小小的洞孔递进来。这种自虐式的勤奋苦读,他坚持了两年之久。

王锡侯如此刻苦读书,归根结底还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宜丰自古崇文重教,历代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者大有人在。尤其是与沐溪仅隔十几公里的新庄镇灵源村,宋代出过状元姚勉(宜春地区三名状元之一),名噪一时。姚勉也是贫困家庭出身,通过艰苦读书摘得状元桂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锡侯认定,只有科举成功步入仕途,才有可能时来运转。

清乾隆元年(1736年),23岁的王锡侯参加院试被录为县学秀才。考取秀才只是他获取功名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中举人、考进士,甚至像姚勉一样高中状元。但科举之路荆棘丛生,难于上青天。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才在省城乡试中考中第63名举人。那年他已经37岁了。中举后的王锡侯自然很兴奋,因为离蟾宫折桂只有一步之遥了。会试是三年一次的全国性大考。可惜王锡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在后

半生中,九次进京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最后一次是1772年,他已经59岁了,但幸运之神就是不眷顾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好在王锡侯给自己留了退路。他利用三年一考的间隙,写了不少诗文,编纂了不少著作,也在京城考试中广交了朋友。他编纂的著作有《故事提要录》《唐诗试帖详解》(10卷)《书法精言》(4卷)《国朝诗观》(16卷)《西江文观》《经史镜》(80卷)《王氏族谱》等十三部之多。《王氏族谱》还请老师写了序。编书之余,他感觉当时官方印行的《康熙字典》因收录文字较多(计4.7万多个),而常用字只有四五千个,查找起来不便,于是萌生念头:自己编一本简约版字典,将常用字由字义贯穿起来,以便查找,书名就叫《字贯》。

《字贯》从1764年开始编纂,八年后初稿完成,他又马不停蹄为印刷发行奔波。不少外地朋友有感于他的才能和毅力,纷纷慷慨解囊,这个几十,那个上百,很快凑到银子一千多两。1774年,《字贯》在庐陵(现吉安)雕版印刷,1775年印成后发行售卖,受到很多读书人的称赞和喜爱。

乾隆四十二年(1776年)十月初,与王锡侯同村的族人王洸南看到《字贯》,先是惊讶于这个落魄举人写出了这么一部皇皇巨著,很是羡慕嫉妒恨。待到翻阅了部分内容,他顿时现出狡黠神色——他想他终于可以狠狠报复一下王锡侯了!

王洸南是村里的泼皮无赖,有些文化,却不干正经事。有一回犯案被官府流放,不久逃回家乡,被王锡侯发现并举报,县衙将其重新押解到流放地。从此他与王锡侯结下冤仇。这天他从《字贯》上读到王锡侯评《康熙字典》“穿贯之难也”一句,就认定他在贬损《康熙字典》,这不是否定圣祖、大逆不道吗?他连夜写诉状告曰:“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究治罪。”

县衙收到诉状,不敢耽误,赶紧上报瑞州府;府里见案情重大,又赶紧报省巡抚。县、府两级官员高度紧张,就因为案情涉及清圣祖康熙皇帝主持编纂的《康熙字典》,一个乡村举人冒犯当今皇上的祖父,岂不是天大的罪过?江西巡抚海成看了诉状,决定先革去王锡侯的举人

功名,再予定罪。很快,王锡侯和王洸南一起被押解到南昌,海成亲自审讯。他将审讯结果写成奏折,与《字贯》一套(40卷)快马直送北京。

乾隆皇帝看了奏折,又翻阅了部分《字贯》,勃然大怒。他认为《字贯》不仅贬损《康熙字典》,还有多处对皇上名号没有避讳,大骂王锡侯是目无纲纪的狂妄之徒。严令海成连夜查缴《字贯》和王锡侯的其他书籍,尽早将人犯和亲眷押赴京城受审。

海成岂敢怠慢。他先是将王锡侯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书籍和其他物品登记造册后装满四马车,与王锡侯的妻子、儿子、儿媳妇、孙子、弟弟、侄子等20多人一并押到南昌。海成本以为自己卖力查办定能将功补过,谁想很快收到了皇上将其革职的圣谕,并要求继任者郝硕将海成押送北京,交刑部治罪。

这一边,王锡侯被先行押到北京,关入大牢;其后不久,他的亲属20多人也押解到京。朝廷设特别法庭进行审讯。从现存会审档案获知,王锡侯承认自己犯糊涂没有注意避讳,是罪不可赦;也承认出《字贯》是图出名和获利,但他没承认他的恩师为《王氏族谱》写过序。他说那序是自己写的,只不过冒用了老师的名义。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已过世的老师的家人。整个会审中,王锡侯坦然面对,据实回答,没有一句讨恕求饶之语,可见他心地善良,敢做敢当。

触犯圣祖,惹怒皇上,王锡侯难逃“斩立决”的厄运。

从1777年11月23日押到北京,到11月29日被斩杀,前后仅有6天时间。乾隆皇帝亲自关注的这个案子,真正判处得“干脆利落”。株连是清代的罪恶法律制度。王锡侯被处死一个月后,皇帝再下谕旨:王锡侯之子王霖、王霁、王霏及孙子王兰飞、王梅飞、王壮飞、王灵飞俱著改为应斩监,秋后处决;他妻子冯氏和儿媳及十五岁以下的孙子发配到四川、黑龙江等偏远地区为奴。可怜王锡侯一家20多人,8人被斩,10多人发配边疆,真正是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对乾隆皇帝而言,这还不解“恨”,涉及此案的地方官吏也不想轻饶。江西巡抚海成,未结案就被革职,押解到京城刑部,不久就被下了谕旨:“海成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只因为海成也是

满族人,第二年,乾隆才把即将被斩的海成改为降职处理,由正二品的省级官员降为从五品的员外郎。此外,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也被革职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高晋对治下有失察之责,降级留任。至于府、县两级官员,更是受连累者众,还有对王锡侯资助支持和有过书信往来的朋友,都被捉拿治罪。一本《字贯》,让数以百计的家人、朋友及官员遭受飞来横祸,酿成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冤案,这是王锡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事实上,王锡侯哪有什么对皇上的不敬?他在《字贯·自序》中,对圣祖康熙皇帝和《康熙字典》极尽溢美之词。他称《康熙字典》“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皇皇乎如日月之经天,有目者共睹而快之矣。”他只是觉得这字典收字太多,查阅不便,想编一本精简版的《字贯》来方便文化人使用,弥补大字典的“不足”而已。这个出发点无疑是毫无恶意的。可惜他毕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老学究,缺乏风险意识,不懂世道险恶,让人小抓住把柄“上纲上线”,这就触犯了天条,罪不可赦了。

世易时移,沧海桑田。穿越250年时光隧道,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字贯》案非常简单,它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孰是孰非,展开讨论就行。然而,在几百年前的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一言九鼎,朕即天下,即便是无意中的冒犯,也须付出惨重代价。

对于《字贯》一书,当时发售时间短,流入民间的不多。案发后,官府举全国之力查禁销毁,几乎没有留存于世的。可喜的是,本土文史专家辛增明在近日出版的《王锡侯与〈字贯〉案》一书中披露:有位宜丰籍大学教授获悉《字贯》完整版存于海外,并通过关系得到该书的拍照电子版。既然它还有孤本存世,真心期待这部浸透血泪的冤蒙巨著能有重现天日的一天。



家乡风景独好

温立兰

冬天的一个寻常周末,太阳的热情超乎了往年,让人有种阳春三月的错觉。这样的暖阳,怎可辜负?然风景总在别处,为放松疲惫的身心,有人选择登山极目,有人选择短途旅行。我不喜奔波,于是便想去县城近郊的公园里走走,那里有回廊、长亭,秋千……太适合我这种喜静不喜动的人了。

我的家乡奉新县,是一个千年古县。2022年建成的公园,我如今才去,个人不喜动是次因,内心笃定近处没风景才是主因,那里的山水草木实在不值得我从城西“奔波”至城东。一路沐浴着暖阳到了公园,初冬的公园冷清但并不显萧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百米长廊,它横跨潦河之上,连接古城南北。廊桥栏杆上风物浮雕,栩栩如生。站在廊桥上,明净清澈的潦河水倒映着凌波

曲回的廊桥及两岸错落宏伟的高楼,如画卷铺底。两岸深绿的香樟、金色的银杏、火红的枫叶,叠翠流金,让静娴的浅冬尽显内在的成熟与热烈。欣赏了别具一格的风物长廊,再移步到河中央的会心亭。驻足会心亭,水面如鉴,云水来亲,目之所及,心旷神怡,会心自远,让人顿感“亭中会心赏,景外更无求”。转身至九天阁,九天阁也称元社阁,是文人聚会的地方,也是供奉九天玄女的祠庙所在,曾引得文人骚客纷纷题词,后因“文革”被毁,如今在原址上重建,再现了它昔日的风采。九天阁矗立在潦河中央,与右岸高耸入云的回澜塔遥相呼应,为有着千年古县之称的奉新又增添了几许历史的厚重。它们与文峰塔共同构成了奉新古代著名的十景之一东壁文峰。

走进九天阁,一楼是奉新历代名人图,盛唐著名诗人刘春虚、明代科学巨匠宋应星、清代名臣甘汝来等赫然在列。二楼是历代名人题词,曾国藩曾在此提笔写下“百战山河,剩此楼头烟树;九天珠玉,吹成水面文章”对联。读罢这一副副对联、题词,不禁感慨万千,惊叹于奉新这座千年古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站在九天阁顶楼上,阁楼上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古韵悠长。举目四望,高楼林立,数座长桥横跨古城南北,车来车往,是城市流淌的活力,是城市跳动的脉搏,彰显着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极目远眺,蓝天与潦水相接,水天一色,大有王勃登临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壮阔,一个开放、现代又不失古典与厚重的千年古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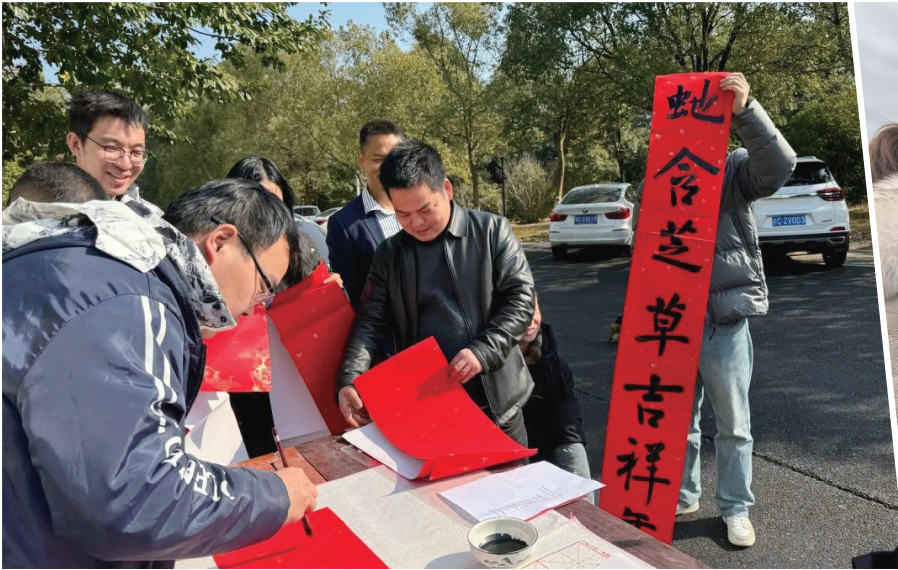
尽收眼底。

听说,夜幕下的九天阁更美,璀璨夺目。桥上设置全息3D光影门,美轮美奂,穿过光影门便可开启夜游千年奉新之旅,欣赏灯光秀、烟花秀。每当五一、十一、春节等喜庆节日,还有非遗表演打铁花,潦河奇石展、高岗村窖藏——晚清广东巡抚许振祿遗珍展……不禁感慨:原来,美景不在别处,幸福就在身边。

家乡风景独好。



迎新纳福送春联



1月11日和14日,由袁州区文化馆主办,辽市镇人民政府、民进袁州支部、袁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贺新春送万福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分别在宜春中心城区万达广场和袁州区辽市镇举办。两地活动分别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书法家们现场书写春联和近百张福字,为居民送上了浓浓的新春祝福。(本报记者 黄永东 摄)



1月14日,靖安县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邀请县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到香田乡吉洛村开展“迎新春书法下乡”活动,为辖区村民免费书写春联、送福字,以笔墨之情把新春祝福送到千家万户。(陈章业 程思 摄)



近日,宜春市巾书画社组织部分女书法家来到袁州区南庙镇双田村,为村民书写春联和福字,受到村民热烈欢迎。(本报记者 罗玉蓉 摄)

文化· 传真



看大戏 过大年

农历腊月十四至腊月二十五,上高县组织6支民间采茶剧团开展一年一度的送戏进城展演活动,将精心排练的《状元与乞丐》《哑女告状》《春江月》《傅学祥》《过关》《补碗》《断鸡》《四九看妹》《文武状元》等一批大家耳熟

能详的剧目搬上舞台,连演七天九场,陪伴市民欢度蛇年新春佳节,营造浓厚的节日文化氛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图为该县老年局采茶剧团的节目《红丝错》演出场景。(熊志华 邱小文 摄)

《一束星光》出版发行

本报讯 李泳报道:近日,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束星光》开始发行。

《一束星光》的作者为铜鼓县三都中学语文老师邹甫龙。该书真实展现了“全国最美税务老干部”“新时代赣鄱先锋”“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铜鼓县税务局退休干部束星光,40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敢为人先;在公益道路上乐善好施、关爱他人;

在扶贫日子里不忘初心、服务百姓的感人事迹。

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惠龙欣然作序。他在序中说:“一束星光,点亮温暖希望;一路星光,汇聚璀璨星河。”

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宋智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展现的是束星光几十年如一日做公益无怨无悔的动人画卷,表达的是束星光感人至深的人间大爱。”

非遗剪纸倡文明



近日,袁州区秀江街道丽湖社区联合袁州区文联在丽景幼儿园开展“非遗剪纸倡文明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与移风易俗教育巧妙结合,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儿童领悟传统文化精髓,拥抱文明新风尚。

在非遗传纸传承人的教学下,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与孩子们围坐桌边,一边兴致盎然地讨论着剪纸的方法,一边动手实践。折纸、画

图、精心修剪,很快一张张彩纸在指尖变了模样,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看着自己的剪纸成果,小朋友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移风易俗知识宣讲,倡导大家珍惜粮食、拒绝浪费,让小朋友们意识到陈规陋习的风气是不好的,树立文明新风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记者 张梅玲 文/图)